



W

梁晶◎著

诗歌的疆域是世界。

太阳升起，诗中也洒满阳光

当太阳落下之际黑暗降临

诗也变得晦暗……

现象学视阈下 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W

要點容內

现象学视阈下 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

梁晶◎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象学视阈下的威廉斯诗歌美学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分五章，分别从“想象”的内涵演变、源起、诗性或内在哲性，以及历史、教育、政治经济等层面全方位考察威廉斯的想象诗学。在运用胡塞尔、海德格尔、巴什拉、阿伦特等人的现象学美学思想对威廉斯想象诗学加以观照的同时，本书还适时、有针对性地结合了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相关思想或理念，以期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象学视阈下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 / 梁晶著. —上

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 - 7 - 313 - 13955 - 9

I . ①现… II . ①梁… III . ①威廉斯, W. C. (1883~1963)—诗歌美学—诗歌研究 IV .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7741 号

现象学视阈下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

著 者：梁 晶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 政 编 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249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 - 7 - 313 - 13955 - 9/I

定 价：45.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 - 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0.125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 - 52219025

序

提及 20 世纪美国诗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一个难以绕过的名字，无论是作为早期意象派诗人，还是后期客体派诗歌的领军人物，他无疑都是美国 20 世纪诗歌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而提及威廉斯，《红色手推车》则是他难以忘怀的作品之一，诗中对平常事物的细微观察，为强调艺术和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关系的实用主义美学批评提供了依据，也为清新明快的意象派诗歌风格奠定了基础；而该诗结构的视觉形式以及所呈现的静物画般的视觉意象，以及文本叠加等艺术技巧，为跨艺术研究提供了可能。

同样，关于威廉斯的诗歌风格，有人认为简洁明晰，又有人认为深邃难懂。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曾指出威廉斯的诗在表面上看来意义如此清晰明白以致使人们难以再作进一步的评论，从而使批评家深感费力；海伦·文德勒强调威廉斯等现代派诗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试图挣脱 19 世纪诗歌程式的束缚；史蒂文斯则认为，威廉斯骨子里是个浪漫派，他的诗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伤情调。可见，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作为对现代诗歌作出重要贡献的 20 世纪美国杰出诗人，是一个很有研究难度

的诗人；同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为多种文学批评提供了极佳的文本。

梁晶博士的专著《现象学视阈下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一反较为普遍接受的实用主义美学批评，借助现象学理论和相关批评视角，对威廉斯的诗歌诗学进行了既宏观全面又深入具体的研究，其选题体现了一定的前沿性，并具有独到的开拓性。作者不再拘泥于威廉斯诗歌文本表面的简洁和“实用”，以及诗歌素材上的日常性，而是坚持认为威廉斯充满哲理性的思考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并且认为他的“思在物中”等诗学理念与海德格尔、胡塞尔等现代哲人的现象学思想有着契合之处。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作者既关注威廉斯诗歌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演变，也能够就威廉斯诗歌与诗学的相关认知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相关观点基于丰富的文本支撑，显得中肯，富有力度。

本书力图从多个层面入手，立体交叉式展现威廉斯诗歌创作所蕴含的丰富意旨与诉求。论著框架明晰，主体部分的五章内容，从西方“想象观”溯源与流变到威廉斯“想象”之源起，从威廉斯具体文本的“想象”之旅到和诗性“想象”以及诗性“想象”的现实“澄”现，都紧扣“想象”，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共同范畴中以及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哲人的现象学思想的结合中审视“想象”，展开论述，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体现了作者对西方相关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宏观掌控能力。作者在阐述威廉斯热衷于对“想象”的阐释与构建的同时，认为威廉斯的“想象”偏重“艺术”上的审美“创造”，兼具极强的“现实”感，并且强调“想象”所蕴含的哲性。其观点充满辩证精神，不仅基

于恰当的理论应用，而且相关的考证和论据也显得严谨缜密。尤其对《帕特森》等作品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对诗歌文本敏锐的感悟能力以及对相关文化现象的理论认知能力。

本书作者自硕士研究生起，就倾心于威廉斯诗歌研究，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及毕业从教之后，以威廉斯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威廉斯诗歌研究的专题论文，成果可圈可点。作为她的导师，对此我深感欣慰。而这部著作，则是她近年来威廉斯诗歌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是她多年心血的结晶。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出版的学术专著，相信该书的面世，对于理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将进一步丰富我国威廉斯诗歌研究的成果，拓展我国外国诗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启迪意义。

吴笛

2015年7月31日

830 “象愚”的“盲音频道”（诗者·《春晓曲》） 第二章

目 录

830 “象愚”的“盲音频道”（诗者·《春晓曲》）	第二章
881 “象愚”的“中庸思想”（诗者·《春晓曲》）	第一章
911 由文“盲音”的表征诗	第二章
921 故城诗中《她她》走路上	第三章
 导 论 001	
 第一章 诗思比邻：西方“想象观”溯源与流变 009	
第一节 让位于神性理性、屡遭贬损的想象	012
第二节 张扬人性、“调和”对立的想象	017
第三节 消解对立、当下“同一”的想象	024
 第二章 “辐射的中心”：威廉斯“想象”之源起 033	
第一节 “相对论”：科学的“发现”	036
第二节 “再现自然”：艺术的“发现”	045
第三节 “物性·人性”：哲学的“发现”	055
 第三章 从《春天与一切》到《帕特森》：威廉斯的“想象”之旅 069	
第一节 《春天与一切》：“想象”的现象学阐释	073

第二节 《帕特森》：作为“救赎语言”的“想象”	088
第四章 “琥珀中的昆虫”：威廉斯的诗性“想象”	125
第一节 “思在物中”	128
第二节 与伯克的“语言”交往	141
第三节 小杂志《接触》与接触观	158
第五章 “想象”的“现实”：诗性“想象”的现实 “澄”现	177
第一节 “重新命名所见的事物”：从《美国性情》看 《帕特森》的历史想象	180
第二节 “知识的明晰”：威廉斯的教育之“思”	207
第三节 “诗歌虑及人类行为的多种普遍性”：威廉斯诗歌 的政治想象	229
结语	256
附录	262
参考文献	293
专名索引	308
后记	312

导 论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 是 20 世纪美国杰出诗人，其诗歌创作先后获得过全美图书奖、博林根奖、普利策奖等多个奖项。威廉斯在美国诗坛的领军地位可谓有目共睹。著名诗歌评论家休·肯纳 (Hugh Kenner) 盛赞他“与惠特曼构成美国诗歌史上的两大巅峰”，^①《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誉其为“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美国诗人的导师”。^② 他与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一道，构筑并主宰了 20 世纪美国诗歌的走向。统观战后美国诸多诗歌流派——垮掉派、自白派、黑山派、纽约派、深层意象派、语言诗派等，几乎无一不受威廉斯诗歌与诗歌美学的深刻影响。在西方，众多知名评论家，如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玛乔瑞·帕洛夫、弗里德雷克·詹姆逊等，都曾对威廉斯有过专题评述。此外，“威廉斯

^① Hugh Kenner,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n Memoriam”, in National Review XIV, March 26, 1963, p. 237.

^② Jay Parini & Brett C. Millier eds.,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95.

研究学会”早在 1979 年即已成立并创办刊物《威廉斯评论》(*William Carlos Williams Review*),^①这份刊物发行至今,发表了大量针对威廉斯诗歌及诗歌美学的研究论文,在学术界一直享有盛誉。

提及威廉斯的诗歌美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脍炙人口的诗学信条——“思在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不过,与这一诗学信条在威廉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出现频率相比,^②威廉斯无疑更热衷于对“想象”(imagination)的阐释与构建:从早期诗集《地狱中的柯拉》(*Kora in Hell: Improvisations*, 1920)、《春天与一切》(*Spring and All*, 1923)直至中后期六卷史诗巨制《帕特森》(*Paterson*, 1946—1963),无论诗文抑或随笔、书信、自传,“想象”这一字眼皆可谓俯拾皆是、遍布其中。对“想象”,威廉斯甚而慨言:“我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但令人困扰的是,我始终纠结于诗性的想象当中,几乎忘记了自己在理论层面的构想。”^③

也许,较之同样“纠结”于“想象”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以及 20 世纪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斯的“想象”的确尚不足以称为明晰具体的“理论构想”。正如郑敏对威廉斯诗歌理论的精当评说:“威廉斯(的诗歌理论)……更多地以感性经验来代替说

^① 这份刊物的前身为《威廉斯通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sletter*),后改名为《威廉斯评论》。

^② “思在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最初出现于威廉斯 1927 年发表的抒情短诗《帕特森》(*Paterson*)中。之后,在 1944 年发表的短诗《某类歌》(A Sort of Song)及随后的史诗巨制《帕特森》(*Paterson*)中再次出现。

^③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4, p. 333.

理”，尽管它“读起来远不如艾略特等新批评派文论通畅明晰”，但“联想的丰富、感性的深层揭示，使得这类文论更具生命力”。^① 另一方面，与柯氏饱含哲思与神性的“想象理论”以及史蒂文斯的“最高想象力虚构”相异的是，威廉斯的“想象”在偏重“艺术”上的审美“创造”的同时，兼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譬如，他曾言：“艺术中唯一的真实是想象。唯其如此，艺术作品得以摆脱对自然的剽窃，成为创造。”^② 又言：“想象并不一定要诉诸神秘主义……想象的独特价值在于赋予被创造的形式以现实、事实的存在。”^③ 而相对于其他浪漫派诗人，如雪莱对道德伦理的吁求，威廉斯的“想象”意指无疑更为丰富和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其“想象”已俨然成为生活的缔造者与命名者：“为生活赋予价值的唯一方式，是连同想象一起认可它并为之命名。”^④

对威廉斯“想象”的重要性，其权威传记作者保罗·玛丽安妮（Paul Marianni）曾有明言：

威廉斯所寻求的是一种新的配方，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如一道强光迫使我们直面并知晓现实的本性，威廉斯的配方将使人们重新领会自然与词的相互结合，这是更早的几代人从未质疑的地方。正是其想象本身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在那个世界当中，发现了全新的时

^①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反风气论——对艺术家所做的研究》，李玉所译、郑敏审编，载《诗探索》1994年第2期，第151页。

^②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Vol. I, 1909—1939*, Litz Walton & Christopher MacGowan ed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6, p. 198.

^③ 同上，第207页。

^④ 同上，第202页。

空维度。^①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知名评论家希利斯·米勒。作为威廉斯诗歌的权威论者之一，米勒也曾多次论及威廉斯的“想象”：“想象在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威廉斯的想象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胜于自然，既是直接的又是中介的，它集模仿、启示、创造于一身。”^② 不难看出，在米勒这里，威廉斯的“想象”已然被提升至堪与西方诗学大厦的基石——“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并驾齐驱的高度，足见其“想象”拥有的超乎寻常的伟力。

威廉斯本人对“想象”的无上推崇，以及米勒等评论家们高屋建瓴的评说，促使我们从诗学的视角反观威廉斯的“想象”。根据《世界诗学百科全书》的词条解释，“诗学这一术语传统上是指系统的诗歌理论或学说”，历经亚里士多德的“描写性”诗学、“规定性”诗学，以及19世纪以“历史、分类的观点”看待诗学的演变历程，现今诗学蕴含的意义更为宽泛。在诗歌创作中，“诗人想要追求的目标和诗歌理想也可以说就是他的诗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有可能谈论雪莱的诗学、霍普金斯的诗学、马拉梅的诗学、瓦莱里的诗学。他们的论点见之于他们的散文作品，体现于他们的诗歌作品，可以说以诗歌实现了他们自己的理论”。^③ 既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威廉斯终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所着力构建的正是其以“想象”为意旨的诗学？

^① Paul Mariani,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 New World Naked*,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1, p. 438.

^② J. Hillis Miller, “Williams’ Spring and All and the Progress of Poetry”, in *Theory in Humanistic Studies*, 2 (Spring, 1970), p. 429.

^③ 周式中等主编：《世界诗学百科全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9—573页。

对此，威廉斯《想象》文集的编者韦伯斯特·肖特（Webster Schott）显然深信不疑：“威廉斯构筑了自己的想象大厦；想象成为他所有创作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的基石。此外，想象还是他评价所有其他艺术的手段。”^① 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正如米勒独具慧眼指出的那样，威廉斯的“想象”还具有“无所不包”的强力，在“摹仿”自然的同时，又可作为主要介质，肩负起对审美“创造”、历史、社会现实、文化等反思与“启示”的重任。^②

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思想史、文学史的共同范畴，倘细致审视“想象”在这两大领地中的流变，有两点实不难看出：其一，从共时层面上看，思想家们的“想象”学说总会或隐或显地投射到同一时期的文学想象中。显者如柯勒律治与19世纪初以康德、谢林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隐者则如20世纪前半叶，西方现代派诗歌普遍推崇的“去人化”（dehumanized）与物的客观呈现的特征。其二，正如派尔（Forest Pyle）在《想象的意识形态：浪漫主义话语中的主体与社会》（*The Ideology of Imagination: Subject and Society in the Discourse of Romanticism*）一书中的表述：“想象既有诗意或哲性的一面，又兼被赋予了社会与政治的职责。”^③ 换句话讲，“想象”或可为一共同体，诗性与现实性

^①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Imaginations*. Webster Schott e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p. xv.

^② See Harold Bloom e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 48. 米勒认为，威廉斯的“想象”是“无所不包”的范畴，其诗学信条“思在物中”也是以想象为“基”，受其想象的统摄。

^③ Forest Pyle, *The Ideology of Imagination: Subject and Society in the Discourse of Roman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共同栖居于此。

威廉斯的“想象”同样概莫能外。一方面，它融诗性、现实性于一体；另一方面，其“想象”与同时期哲学美学尤其是现象学思潮存有诸多相通之处。尽管尚无充足证据表明威廉斯诗歌美学发端或受现象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但其以“想象”为内核的诗歌美学确与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想颇多契合。从现象学视角阐释威廉斯诗歌美学的先例，在西方学界中，亦曾有评论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有博士论文《整体现象：马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埃慈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查尔斯·奥尔森的诗歌》（*The Unitary Phenomenon: The Phenomen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Poetry of Ezra Pou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Charles Olson*, 1973）、《想象事物：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看格特鲁德·斯坦因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Imagining Things: A Heideggerian Consideration of Gertrude Stein a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2009）；以及伯恩哈德·拉德罗夫（Bernhard Radloff）的期刊论文《名与场：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中的地方性》（*Name and Site: A Heideggerian Approach to the Local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986）。这些研究成果的共通之处是将威廉斯的诗歌美学锁定在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的视域之下，强调其诗歌创作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相通之处，且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威廉斯的前期诗歌创作，认为其前期诗歌更贴合现象学美学的精髓，而忽视或弱化了其中后期诗歌创作中的现实转向与表达。

尽管如此，上述这些成果确为本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与前在基础。与之不同的是，本书将以威廉斯“想象”为研究重点，放眼其整体诗歌创作版图，对其“想象”蕴含的哲性，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现实属性做学理上的系统探究。全书

共分五章，分别从“想象”的内涵演变、源起、诗性或内在哲性，以及历史、教育、政治经济等层面全方位考察威廉斯的“想象”。在运用胡塞尔、海德格尔、巴什拉、阿伦特等人的现象学美学思想对威廉斯“想象”加以观照的同时，本书还适时地、有针对性地结合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相关思想或理念，以期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威廉斯的诗歌创作与诗学主张。笔者希冀，对威廉斯“想象”的这一系统研究，亦可抛砖引玉，为进一步深入开凿西方想象诗论乃至文学想象做一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第一章〕

诗思比邻：西方“想象观” 溯源与流变

从来没有过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不是同时也是一个渊深的哲学家。因为诗就是人的全部思想、热情、情绪、语言的花朵和芳香。^①

——柯勒律治

诗与思，两者相互需要，就其极端情形而言，两者一向以自己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②

——马丁·海德格尔

^① 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②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3页。